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六十五回 盛蓬仙議續淚珠緣 華夢庵醉演家庭史

卻說石時把那羅浮山人的《淚珠緣》六十四卷刊了出來。華夢庵早先要了一部去看，因見書尾說著，原書有一百二十回的，便想央蓬仙替他續下去。因挾著那部書，去訪蓬仙。小廝文兒迎著笑道：「華爺來的正好。石爺和何爺也在這裡呢。」夢庵道：「可是在園子裡麼？」文兒道：「正是。」因便引著夢庵，進了詩藏園，便到前兒演戲的那所廳上。只見滿堂廳下擺列了許多菊花，開得都有盞子樣大。因贊道：「這時還有這樣的好花，真難得呢。」

裡面有人笑道：「瘋兒來了。總這樣大驚小怪。」聽聲音是何祝春的。因便搶幾步闖進門去。見何祝春正拿支筆，在桌上畫畫。石時、盛蓬仙左右圍著他看。因便從祝春背後伸過手去，把支畫筆撇手搶了過來，向祝春臉上一抹道：「偏你這張貧嘴，會得罵人。」祝春猛不防，早被抹了一臉黑墨。用手指時，哪裡揩得乾淨？居然頰上涼毫，成了一張小丑臉兒。引的石時、蓬仙都拍手大笑。文兒忙去捻了一塊手巾過來。祝春接著，便向炕邊的鏡屏上照著，揩著。

夢庵還在那裡好笑，卻不防祝春把塊手巾捏個團兒，兜頭打將過來。夢庵躲避不及，正中臉上，叫聲「哎喲」，那祝春早就笑著跑到迴廊上去了。

夢庵哪裡肯依？經蓬仙、石時硬攔住了，才坐到祝春的椅子上去，拍案大罵。一面罵，一面看那張畫兒。見畫著一角紅樓，樓下的桃花開得正盛，桃花外露出一片明湖，波紋皺的甚細。樓廊下掛著一架鸚鵡。欄杆上靠著一個美人。樓下石橋上畫著一個少年，攜了一個垂髫小婢，一手正指著樓上。不覺看出了神，罵也忘記了。因問蓬仙道：「這是畫的什麼圖？」蓬仙道：「是我四年前的夢境。這樓上的便是媚香，那垂髫婢是小春。我做這個夢時，已在翻舟之後一年了。其實媚香已在敝岳沈左襄膝下做了浣花，小春卻不知下落，多分已死在波濤之中。前兒偶和浣花講起，我想，這個夢定是小春的靈魂安慰我的。如今咱們這一段姻緣已成就了不由得我和浣花兩個不時記著小春，所以請祝春畫這一幅，做個紀念。」

夢庵笑道：「那也不用不著叫祝春畫。我給你瞧，早有人替你詳細細細記在這裡了。」說著，便將《淚珠緣》第二十六卷翻將出來給蓬仙看。蓬仙道：「這書我早見過了。」夢庵道：「你既見過便好。我今兒來，便想請你續下去。」蓬仙道：「這個不行。我又不是寶珠的影子，能跟著他走。他在那裡做的事，講的話，我怎麼能夠知道？若是憑空臆造，可不是畫蛇添足麼？要則你請寶珠自己續去。否則，再歇上十幾年，待我留心些事跡下來，方好動筆。」石時笑道：「那六十四卷書，也只不過有五六年。你續上幾回，值得什麼？何必必要等上十幾年呢？」蓬仙道：「原來這書開篇的時候，便打的太嫌冗長。等到後半部，才打的緊湊起來。所以，人家看這書時，看初、二集時，總嫌乏味。及至看到後來，方才有點意思。如今我續這書，少不得要續些實事。若是單寫些柔情韻事，豈不是續如不續？」夢庵道：「好，好。那便任你什麼時候續去，只是不要丟在腦後罷了。」因問祝春的《舊酒痕》怎麼樣了？祝春道：「誰和你這般空？你愛嚼咀，你竟自己嚼去，少來惹人厭。你也不想，如今的蓬仙，成日價打疊起一副溫柔性兒，對付兩位瘦子，還怕疏遠了一時半刻。他有工夫替你續書呢？」

夢庵道：「正經我倒要問蓬仙一句話：你那一位浣花夫人，本來是寶珠的眉仙夫人是嫡堂姊妹。前兒聽寶珠說，他那婉香夫人要替他叔孀盤桓回去，眉仙也要回姑蘇去，你浣花夫人可也同去不去？」蓬仙道：「這話我倒沒聽講起。前兒重陽節上，浣花打秦府裡轉來，也不曾提及，你卻聽誰講來？」夢庵道：「我聽寶珠自己講來。他說自己本想來問問你，若是同去，可格外熱鬧一點兒。只不過因他是替叔岳盤喪去的，不便奉邀罷了。」蓬仙道：「這有什麼忌諱？」他可曾說多早晚去？」夢庵道：「這倒不曾說。」蓬仙因托夢庵代去問明，並說自己也願意同去走一遭兒。

夢庵答應著，便站起身來要走，被祝春一把扯住道：「偏是你忙得這樣。平日找你，又沒找處，不知鎮天的跑哪兒去。今兒好不容易碰到，不是發狂，便是鬼婆子似的煩絮個不了。煩一會子，才閉了口，卻又提起腳來要走。」夢庵道：「那麼，你叫我清坐著什麼事？好！好！做蓬仙不著，快拿酒來吃。」嘴裡說著，一面早東張西望的找文兒。遠遠望見文兒正站在走廊下的秋葉門邊，和一個丫頭講話，便一疊聲的喊：「文兒，快向上房裡去要那藏著的好白玫瑰兒，或是鮮荔枝兒來。」文兒正和冷素馨身邊的珠兒講話，聽夢庵喊，便跑過來。夢庵正沒頭沒腦的喊著，因道：「我的爺，這時候哪兒來的鮮荔枝呢？」夢庵道：「好哥兒，前兒不是你爺買了許多鮮荔枝兒，來請你奶奶浸酒的嗎？你不要替你爺肉疼，快去替我向你奶奶討賞一點兒來喝。」文兒笑道：「爺真好記心。」回身見珠兒剛待進去，忙趕上和珠兒說了。

珠兒便向冷素馨住的院子裡來，卻見浣花和素馨正在窗口桌上喂蟋蟀，團兒也圍著看，滿院子靜悄悄的，只有蟋蟀在那裡咕F咕F的叫。珠兒因問冷素馨取酒。素馨笑道：「玻璃櫥裡不是有著呢？敢要我去拿來遞給你手裡嗎？」珠兒也笑道：「那半瓶子酒，怎麼夠瘋爺一口子喝？」浣花笑道：「怎麼珠兒叫爺叫『瘋爺』了？」素馨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說華夢庵呢。夢庵那個人，簡直狂得有點兒瘋了。前兒我聽說他吃醉蝦子的故事，幾乎笑彎了腰。」浣花不懂，央素馨講給他聽。素馨因把華夢庵在萬不如軒鬧的笑話，從頭講起。

夢庵等便在蓬仙家午膳。酒次，石時談及葉魁的姻事，已經秦文允將美雲許他。女謀是金有馨做了，這邊男府裡要請蓬仙做個現成大賓。祝春道：「這件事倒有點子不懂。這兩位老先生做事，委實有些古怪。沈左襄先生即要把自己的二小姐給小魁，將他做了贅婿，為什麼又要娶添一位？並且葉魁今年才十六歲，那秦府的大小姐，不是叫美雲的嗎？聽說已二十二歲了，差這麼多年紀，那文老先生又怎麼肯許這頭親事？」石時笑笑不語。夢庵笑道：「天下的人鈍不過就算是祝春，你識不透秦文老的一生作用，你便糊涂死。你可知道。這位文老先生面子上極是一點一畫，他心裡實在只看重一個『錢』字。他那樣一個古板人，居然肯給寶珠娶上四位夫人，也便是這個講究。他給姪孫女結上那重奇怪婚姻，也都是這一個道理。」祝春駭道：「你這話真是聞所未聞。」夢庵因指石時道：「論理文老先生是令姻伯，我不該當著你的面講這些話，但是你笑，你必定早已識透了。橫豎蓬仙面前，不妨礙什麼。我把這些真憑實據講給你聽。」蓬仙笑道：「你不要講些險話來嚇破了祝春的鬼膽。」夢庵便呷了一大口酒，講出一番話來。正是：

人海燃犀皆鬼魅，家庭談虎亦文章。